

伐木工岁月

霞海

我离开林场已经四十六年了,那曾经回荡在山谷间的“咚咚咚”伐木声,已被时光的尘埃所覆盖,渐行渐远,悄然无声,但那伐木的艰苦劳动场景仍时常在我脑海中展现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到了粤西北山区某国营林场当工人。

清晨,“当当当…”铿锵有力的开工钟声从老工人宿舍那边传来,紧接着是老队长的大嗓门呼喊:“今天工作是上山伐木,请自带砍刀。”洪亮的嗓音在群山中间回荡。那年代工区(即生产队)没有广播、高音喇叭之类的扩音器,开工或收工全靠队长一副粗犷的嗓子。我拿起砍刀,戴上肩托垫(我们戏称“口水枷”),跟着老队长、老工人向山里进发。

我们在一座无名山脚的山谷下止步,老队长指着这片茂盛的杉木林说:“这些杉树是老工人们与广大民工在1958年底垦荒种植的。现在十多年过去,当年的幼苗已长大成材,可以创造经济效益了。今天,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树砍下来,搬运回工区锯木场,加工成成品出售。”

队长用砍刀斩断横在面前丛生的荆棘,开出一条小道,猫着腰带头钻进茂密丛林。树林中野草杂藤长得郁郁葱葱,高出人头一大截,藏污纳垢,蛇虫出没。毒蛇、青竹蛇,时隐时现,有时青竹蛇就盘踞在我们头顶上方的树木枝

上,甚至倒挂着头对着我们,口吐舌头,吓得我们夺路而逃。有时青竹蛇会腾地从我们眉梢处飞飙而过,这种场面令人毛骨悚然。老工人说:“青竹蛇是毒蛇,能要人性命。曾有工人被青竹蛇咬伤过,幸好抢救及时才保住生命。”老工人教我们用山刀打草惊蛇,注意头上方,戴好草帽,穿长袖衫,可以遮挡一下蛇的攻击。

我们挥刀砍木,每一刀斩下去,都伴随着“咚”一声脆响,木屑飞溅,散发着新鲜木香。“咚咚咚”的砍树声此起彼伏,回荡山谷。由于我在校读书时体力劳动少,体质较弱,再加上缺乏砍木经验,力用不到点子上,手臂被震得发麻,不一会儿便累得气喘吁吁,汗流浹背。

阳光穿过树隙,晒在汗水湿透的衣服上,热烘烘的,汗水不久便被蒸干,留下一层白色盐渍。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我好不容易才砍下一棵树,接着要用刀给树干去枝截尾。杉木树皮有很多柔软刺片,连叶子都是尖利的,稍不留神就会刺穿人的皮肤,一番劳作下来,身上多次被刺痛。

也不知道是哪位年轻工人操作不当,正当我埋头削树枝时,远处一棵刚被砍断的杉树突然从天而降,劈头盖脸地从我身上打下去,全身顿时火辣辣刺痛,幸好是被树枝叶砸中,我又戴着草帽,穿着长袖衣裤,才避免大面积伤害,只是脖子和手背等裸露部位

受些皮外伤。

我们将砍下的杉木一步步翻滚着推下山沟,搬运至路边,然后坐下小憩。有的年轻女工感觉到小腿有点痒痒,卷起裤子一看,竟然发现白嫩的皮肤上爬着几条山蚂蝗,吓得她们整个人跳起来,大哭大喊。无论人怎么跳动,山蚂蝗就是不掉下来。用手去拔,也不容易扯下。我也卷起自己的裤脚检查,发现小腿上也爬着两条吸饱血的山蚂蝗,好在小时候我在农村稻田里捉鱼,有被蚂蝗爬咬过经历,没有像城里来从没见过蚂蝗的女工那样害怕。

这时,老工人走了过来,从山岭边折断一种名叫芒基的植物,扯出它的心,再用芒基心从山蚂蝗与女工人皮肤间穿过,拉动一下,山蚂蝗就自己脱落了。老工人说:“山蚂蝗最怕芒基心,用芒基心缚住山蚂蝗,山蚂蝗很快就会死去。芒基心有种分泌物是山蚂蝗的克星”。

惊魂过后,我们用肩膀托木返回工区。这是个重活,也是一种考验。一般的木重几十斤,五至六米长,大的木重一两百斤。大的要两个人抬,遇到弯路时,有人要离开山路走进草丛才能够位前行。我选择了一般大的木一个人扛。走在窄小的山路上,路边满是杂木野藤等障碍物,左碰右撞,常常让我跟踉跄跄失去平衡跌倒在地,差点被砸伤脚,心中满是无奈。很多年轻女工也因抬

木跌倒黯然落泪。虽然工作如此艰苦,但我们没有人闹情绪,个个咬紧牙关,在困境中坚持将木托回工区。

在青翠的松林中,潜藏着令人心悸的松毛虫。这些虫子身披五彩斑斓长毛,让人望而生畏。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提醒我们,在砍伐松木时,必须戴好草帽,穿上长袖衣服,并在动手前用脚猛踹树干几番,以震动松树,将藏身的松毛虫抖落。如此一来,便可避免在砍伐过程中被松毛虫砸中。

然而,一些年轻女工因力气较小,撼不动松树,往往忽视了这一重要步骤。在砍伐过程中,随着山刀的震动,松毛虫纷纷坠落,直接砸在她们背上,让她们惊恐不已。有的不慎被松毛虫砸中脖颈,虫子滚落至腰背,有的皮肤红肿,经过几天的治疗才得以康复。每当提及砍伐松树,我们无不提心吊胆。

尽管在林场的伐木生涯中,我们遭遇了种种惊心动魄的经历,但我们从未畏惧退缩,以坚韧不拔的意志,用勤劳的双手,圆满地完成了各种艰难任务,为国家的林业事业作出了贡献,在岁月的长河中,吟唱着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之歌。

花甲后的重聚

陈汝雄

退休后,没有了工作的繁忙,放下了事业的负累,有的是闲暇时光,老同学相聚变得自然而然,从容自在,且大家都已年逾花甲,能聚一次就赚多一次了,重聚显得弥足珍贵。

光阴荏苒,岁月不居,不知不觉我们1979年入学广东石油学校的有机化工(五)班同学,毕业后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的风雨人生路,在结束了职业生涯,步入退休后的老年生活后,如今,我们再续“缘”,相聚一起,共叙同学之情,同忆青葱岁月,齐话珍惜当下过好晚年生活。

聚会当晚晚宴上,主席台上的大屏幕,轮番播放老同学在学校及工作后的合照,让大家重温同学情。每位同学都轮流当主讲人,上到主席台,把酒话当年,回忆四十多年前在校时的美好时光,敞开心扉,把自己一生中最想说的话说出来,把自己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讲出来,把自己心中最想表达的心愿和祝福表达出来,畅快地说自己走过的前半生,尤其是最值得回忆的四十多年前在校时的美好时光,爆料许多当年我们人生关键节点的毕业分配去向内幕,解密当年青春岁月里的甜蜜爱情故事,述说当年工作中的艰难困苦,慨叹一生中尝尽的人生酸甜苦辣,虽百味杂陈,感慨万千,却都付之一笑。老同学们在道出许多人生感悟心得的同时,更多的是寄语过好退休后的晚年生活,珍惜当下的美好幸福时光,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地度过人生的下半程。

聚会上,老同学们一起共同演唱当年脍炙人口的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《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》等歌曲,重温那熟悉的激动人心的旋律和壮怀激烈的歌词,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,焕发

出了一股恰似当年的青春热血。其实,我们是在内心深处抒发着对永远回不去的似水流年的追惜情怀,缅怀人生过往一去不复返的峥嵘岁月。

我们首先相聚于清远,老同学一起同游,到清远市区周边景区畅游,在道教胜地太和古洞,大家一同登山游览,登上太和宝洞南眺,清远市雨后春笋般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;在灵山福地金芝岩,体验传说中的圣洁之物金色灵芝的生长环境,遥想当年葛洪在此炼丹的情景;在江心岛参观岭南书院,了解清远历史文化,叹服书院深厚的文化蕴藏。随后,来到英德的程家祠堂,欣赏依山而建的“小布达拉宫”式的青砖黛瓦镬耳屋,老同学都轮流当主讲人,站在祠堂据高点欣赏英西峰林的美丽;在洞天仙境游船,观赏天坑飞瀑的壮美和大自然鬼斧神工般塑造的熔岩景观,爬上天坑顶俯瞰,慨叹天坑溶洞的神奇;在山蕉坪新农村游览,赞叹整齐有序、新旧楼房完美结合的新农村新面貌;在小华山旅游度假区的温泉池里静静慢泡,一洗舟车劳顿的辛劳,让身心放松,时间停摆,岁月不老。之后,我们还一起到粤北南雄的帽子峰“扫黄”,走进银杏叶的金黄世界,感受黄金大道遍地“黄金”的繁华;到珠玑巷寻根问祖,感悟华夏百家姓氏血脉的源远流长;在海关登古道,赏古诗,怀古情,抚今追昔。

退休后的同学聚会,变成了一场值得老同学共同奔赴的聚游一体、内容丰富的盛会,既叙旧情,续情缘,增情谊,又在一起畅游祖国大好河山,饱览人间美景,饱尝地方特色美食中,愉悦心身,健身强体,让退休后的我们不留遗憾,心满意足矣。

儿时的中秋节

陈冲

说起难忘事,特别是吃和玩,人们往往把记忆定格在童年。可不,眼下中秋将至,我想到的还是儿时的中秋节。提起中秋节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往往绕不开月饼。但在我的记忆中,村人在中秋节吃的并不是月饼,而是芋头乾。

为了迎接这一天,早在中秋节前两天,大人们便到芋地里把平时不舍吃的潮州芋挖回来,然后洗净,晾干。待到中秋节前一天早上,再把芋皮削净,放进“对坎”里舂成浆状(乡语叫“捣”)。如果一个人操作,要拿根长竹杆伸进“对坎”里,在“对尾”踩几下,再将竹杆朝着“对坎”里通一下,为的是防止芋浆沾在“对坎”边上。倘是二人合作,往往由一人专守在“对坎”旁,时不时伸手到“对坎”里搅一下。看到“对头”(嵌在圆柱体条木中的一块长方形石头)还未落下赶紧搅一下,然后迅速将手收回。眼要疾,手要快,不然的话,让“对头”砸中,说不定整个手掌都要“报销”。如此操作,我见了总为搅“对坎”者捏一把汗,紧张的心像被提到嗓口眼上,正是“芋头乾香活难干”!

把芋头捣烂成糊后,拿回家再加上春好的粘米粉,和在一起,反复揉搓,搅拌均匀,告一段落。然后在蒸笼上铺上芭蕉叶,将糊状的

芋头米粉浆均匀地敷在芭蕉叶上,厚度约在1.5寸左右。最后搁在大窝里用大火蒸煮,约需二个半钟。烧至将熟未熟之际,揭开窝盖,洒下炒熟的芝麻、花生仁,再盖上盖,又煮半个多钟头,芋头乾熟了。

此时,阵阵乾香,弥漫在厨房里,一直守候在旁边的我们兄妹几人,早已“口水流到脚”了。母亲对我们说: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”,还得乾半个钟头才能开锅。揭开锅盖后,还得待芋头乾慢慢凉到“硬手”才行。”

好不容易等到这一步。只见母亲熟练地用菜刀横切竖切,均匀一致,比用尺子量的还精准!兄妹几人早已迫不及待,急忙用手抓,母亲连忙用手拦住,“莫急莫急,别把手烫伤了。俗话说,有吃自到,吾使(不用)爬上灶。”说着,每人发一小碟,碟上搁了四块。我们拿到手,一块两咬,狼吞虎咽,像风卷残云。嗯,那个香啊!至今还留在舌尖的味蕾上挥之不去,可惜当时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表达,只是一个劲地说,“好吃,好吃!”现在回想起来,那份感觉,那份美妙,绵绵的、香香的、糯糯的,香得纯正、香得爽口、香得嫩滑。另一个原因,就是饥饿。吃了第一块,还想吃第二块,吃了第二块,还想吃第三块……这时,母亲站在一旁笑着说:“好了,好了,再吃就要

胀爆肚了!”我们这才停下来,但那眼睛还是贪婪地盯着蒸笼里的芋头乾不放,用我们家乡的话说,是“肚饱眼未饱”。

中秋节,终于在盼望中姗姗而来了。家家户户经过昨天紧锣密鼓的舂芋、舂米、做乾、蒸炊……把芋头乾蒸好了,全村洋溢着浓浓的芋头乾香。这时,邻里之间、好友之间、兄弟妯娌之间,提着芋头乾,相互赠送,场面温馨、感人。东家送的、西家送的,每家每户的客厅,一下子成了芋头乾的小展厅。一家人兴致勃勃,品尝着别家送来的芋头乾,谁家的样式美,谁家的味道好,心中充盈着甜蜜和温暖,也在称赞着邻家芋头乾的好味道。

品尝过后,村人普遍认为,家振婆(早年乡村对女性的习惯称呼。不叫其名,只在丈夫名后加个婆字,当作她的称呼)做的芋头乾味最佳!原来家振婆娘家在吴川,吴川饮食文化在粤西乃至广东都享有盛誉,她从小耳濡目染,深受吴川饮食文化的熏陶,做的芋头乾自然也就味高一筹了。

好戏还在中秋节晚上。吃过晚饭,村中大人小孩,都带着自家的芋头乾来到村前的“油行禾地”(打谷场的名),将芋头乾摆在“禾地”中间,横竖成行,煞是好看。小朋友见状,高兴得手舞足蹈。老爷

爷老奶奶见状,个个眉开眼笑,围着芋头乾一边颤巍巍地走,一边慢慢悠悠摇着大葵扇。村中50多号小朋友,按事先排练好的队形,齐刷刷地围着芋头乾,齐刷刷地跪下,对着碧天明月,由“旺九哥”领头齐刷刷地唱:

拜拜月亮爹,拜拜月亮娘,吃我芋头乾,保佑我们身体强!

拜拜月亮爹,拜拜月亮娘,吃我芋头乾,保佑我们读书夺头奖!

……

这唱词,这形式,年年如此。村中有句顺口溜,而且仿着吴川话说,“有钱要娶吴川娘,讲话又悠扬”。在如此美好的夜晚,村人自然要请出“吴川娘”家振婆唱山歌,助助兴了。“吴川娘”也不推辞,清清嗓音,用悠扬的吴川音唱道:

月光光,照地堂\照到海南人捉塘\捉到只大虾公\扛(抬)到半路虾脚断\执(拾)回煮虾汤……

唱罢,自然是一阵热烈的掌声。剩下的时间,大人们聊天谈家常,我们小朋友玩起了“走营”、捉迷藏等游戏……

月亮困了,躺进云朵里休息了。我们也累了,随着大人三三两两离开了“油行禾地”。家乡的村民,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又隆重的中秋节。

有电话,我们无法联系他。十月过了,按照约定,柿子任由我们处理。我提议把柿子摘了,但爸爸不同意,说:“再等等吧,可能他明天就来了。”我们一直等到十一月底,挂在树枝上的柿子都软了,并不时有被风吹脱坠地的,满地都是。这时,爸爸才允许我们摘果。尽管如此,爸爸仍说:“如果那个客商过来了,我会归还那2元定金给他,毕竟大家赚钱都不容易。”

与其他水果相比,柿子有一个好处,可以制作柿子饼。柿子饼有润肺止咳、润肠通便等功效。说起晒柿子饼,我家有笑有泪。记忆中,我家曾在晒柿子饼时遇上连续阴雨天,导致柿子发霉变质,前功尽废。当然,我们也有过晒成功过,但会越晒越少。因为晒到七分干后,柿子没有涩味了,我们兄妹就会边晒边吃,到最后往往所剩无几。

现在,各种各样的水果都有了,要浸过还要削皮才能吃的柿子就更少人问津了。如今与友相聚,谈起往昔,百年柿树的故事,以及童年的欢乐时光,从记忆深处走来,再也挥之不去。



茂名印记

四十年前炼油工人首次出国

图/尤史文/蔡湛



这是出国学习工人与美方人员在实习工厂留影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茂名引进我国第一套加氢裂化炼油装置,虽然设备由日本公司提供,工艺技术却是美国的,按照协议茂油公司派出15名职工其中7名为一线工人组成的学习队赴美进行为期4个月的学习培训。

这是茂名工人首次成批出国培训,7位炼油工人珍惜难得学习机会,不仅每天学习10多个小时,全部取得A级好成绩,而且在国外保持了茂名工人艰苦朴素作风。上馆子吃饭,普通的饭菜一人一天得20美元,他们就上超市买菜自己做饭,每天每人仅用6至8美元伙

食费。住旅馆费用高,他们改住廉价的公寓。实习工厂附近,就是著名好莱坞影城,但由于舍不得7.5美元的门票,包括收费参观项目,他们一次也没去。听说美国理发贵,他们带上理发工具相互理发,后来理发工具坏了,几位工人舍不得10多美元一次的理发费,回到国内才上理发店。就是这样,他们将节省下来的41600美元全部交公。

笔者当年曾采访过出国学习炼油工人并写成报道刊于主流媒体。事情虽然过去四十多年,但炼油工人的好作风依然是我们的一面镜子。